

你是 我 不及的梦

三毛 著



我听到有人悄悄说！这是你动了凡心的地方了！这是你永远不及的梦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你是
我
不及的梦

三毛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—2013—5894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，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你是我不及的梦/三毛著.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2

ISBN 978-7-5302-1347-6

I. ①你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45024号

你是我不及的梦

NI SHI WO BUJI DE MENG

三毛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10千字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47-6

定价：29.50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目
录

第一辑

- 3 撒哈拉之心
7 旗帜鲜明地活着——读王新莲

第二辑

- 17 一个无名的耕耘者
25 同在撒哈拉
31 我进入另一个新天地
39 我的笔友张拓芜
45 我与文亚
51 呼唤童年——记忆里的关渡
55 徐訏先生与我——纪念干爸逝世一周年
69 孤独的长跑者——送高信疆
79 恋爱中的女人
91 六天
101 重建家园——将真诚的爱在清泉流传下去

- 117 百福被
- 121 走不完的心路——蔡志忠加油
- 133 我的弟弟星宏
- 139 暗室之灯——送别顾祝同将军
- 149 又见笨鸟
- 157 戏外之戏——为《棋王》戏剧公演而作
- 165 我在路边大叫——谏飙车
- 173 我看《凌晨大陆行》
- 185 你们为什么打我？
- 191 夜深花睡
- 195 读书与恋爱
- 203 欢喜
- 211 你是我不及的梦
-
- 219 附录 三毛大事记

第一輯

你——撒哈拉。只要活着一天，就必然一次又一次的愛着

沒有鄉愁，沒有離開過你。

如果今生有一個女人，她的丈夫叫她撒哈拉之心，那麼如果他們有一個女兒，那個名字
必要被稱為：撒哈拉·阿非利加。

撒哈拉之心

曾经这么想过,如果有一天,有一个女儿,她必要被称为:
撒哈拉·阿非利加·葛罗·陈。SAHARA AFRICA QUERO
CHEN。

这个名字,将是她的父亲、母亲和北非沙漠永恒的结合
与纪念。

沙漠的居民一再地说——那些沉迷安乐生活,美味食物
和喜欢跟女人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,是不配去沙漠的。

虽然自己是一个女子,却实实在在明白了这句话里的含
意。

也许,当年的远赴撒哈拉,最初的动机,是为着它本身
的诡秘、荒凉和原始。

这一份强烈的呼唤,在定居下来之后,慢慢化生为刻骨

铭心的爱。愿意将它视为自己选择的土地，在那儿生养子女，安居乐业，一直到老死。

每一日的生活和挑战，在那笔墨无以形容的荒原里，烧出了一个全新的灵魂。在生与死的极限里，为自己的存活，找出了真正的意义。

撒哈拉的孤寂，已是另一种层面的崇高。大自然的威力和不可测出的明日，亦是绝对的。

在那一片随时可以丧失生命的险恶环境里，如何用人的勇气和智慧，面对那不能逃避的苦难——而且活得泰然，便是光荣和价值最好的诠释了。

大自然是公平的，在那看似一无所有的荒原、烈日、酷寒、贫苦与焦渴里，它回报给爱它的人，懂它的人——生的欣喜、悲伤、启示、体验和不屈服的韧性与耐力。

撒哈拉沙漠千变万化，它的名字，原意叫做“空”。我说，它是永恒。

沙漠里，最美的，是那永不绝灭的生命。

是一口又一口隐藏的水井，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和去，是男女的爱恋与生育，是小羊小骆驼的出世，是风暴之后的重建家园。是节日，是狂欢，是年年月月日日没有怨言的操作

和理所当然的活下去。

沙漠的至美，更是那一棵棵手臂张向天空的枯树。是一朵在干地上挣扎着开尽生之喜悦的小紫花。是一只孤鸟的哀鸣划破长空。是夕阳西下时，化入一轮红日中那个单骑的人。

也是它九条龙卷风将不出一声的小羊抽上天地玄黄。也是它如梦如魅如妖如真如幻的海市蜃楼。是近六十度的酷热凝固如岩浆。是如零度的寒冷刺骨如刀。

是神，是魔，是天堂，是地狱，是撒哈拉。

是沙堆里挖掘出来的贝壳化石，是刻着原始壁画的洞穴。是再没有江河的断崖深渊。是传说了千年的迷鬼狡猾。是会流动的坟场，是埋下去数十年也不腐坏的尸身。是鬼眼睛和蛊术。是斋月，是膜拜。是地也老、天也荒。

沙漠的极美，是清晨旷野，牧羊女脆亮悠长的叱喝里，被唤出来的朝阳和全新的一天。

沙漠是一个永不褪色的梦，风暴过去的时候，一样万里平沙，碧空如洗。它，仍然叫永恒。

撒哈拉啊！在你的怀抱里，做过没有鲜花的新娘，在你的穹苍下，返璞归真。

你以你的伙伴太阳，用世上一切的悲喜融化了一个妇人，

又塑造了另一个灵魂，再刻尽了你的风貌，在一根根骨头里。

你的名字，在我的身上。

看起来，你已经只是地图上的一幅土黄色的页数。看起来，这一切都像一场遗忘。看起来，也不敢再提你。看起来，这不过是风尘里的匆匆。

可是，心里知道，已经中了那一句沙漠的咒语：“只要踏上这片土地的人，必然一再地想回来，别无他法。”

已是撒哈拉永生的居民，是一个大漠的女子。再没有什么能够惧怕了，包括早已在那片土地上教过了千次百次的生与死。

只要活着一天，就必然一次又一次地爱着你——撒哈拉。

没有乡愁，没有离开过你。

如果今生有一个女人，她的丈夫叫她“撒哈拉之心”，那么如果他们有一个女儿，那个名字必要被称为：撒哈拉·阿非利加。

* 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

旗帜鲜明地活着

——读王新莲

那天还在讲电话，电线那边的王新莲已经被我的回忆变成了数年前的形象。虽然她一再地说：“我变了，我变了，完全变了……”

闭上眼睛，又是四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浮现。

那时候，我们在台湾中南部旅行，是——“今天不回家”的一种日子。

我们四个：阿潘——越云、齐豫、王新莲——莲莲，加上我。为着一张叫做“回声”的合作唱片，离开了台北市，在中南部许多电台“做功课”。

我喜欢把工作叫做“功课”，用字不同，其中童年心理的诗化，仍然有助工作时强大的游戏感觉。

其实，功课百分之九十九都做好了，以那张唱片而言。我们的情绪或多或少不再感染那最初空无一物而又必须实践

的压力，都能再笑了。

就是那一天，在一家旅馆里，莲莲突然讲起一部她认为很好而我没有看过的电影。起初，她坐在地上讲、讲、讲，双手已经舞动，后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，在我身旁绕圈子，最后讲到精彩结束时，砰一下倒在床上，两只瘦腿一搁给搁在墙上，整个上半身悬吊在床外，双手一摊，脸上的表情突然放松——停止了。

当时，我不能进入莲莲讲的电影里去，一直张大了眼睛，观察她本人的出神入化。也悄悄地问自己：“怎么可能，前半年的日子，我居然被这个儿童给整到失去记忆？”两度冷眼看看莲莲，她还是装死在床上，脸上充满了幸福光辉，微微含笑——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儿童。

“噯，我不想读你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在房间里梳头，发夹还没有别上，她那间里面传来惨叫——不——要——我伸头去看看，齐豫手里拿着一把毛蓬蓬的大刷子，说道：“一点点，一点点嘛！你看，都不红，看不出来啦！”那个抵死反抗的莲莲，脸上肯定没有一丝胭脂影，手里抓了面镜子，另一只手开始急速动作擦脸颊。

我看着这两个快乐儿童，没有什么想加入的冲动，还是

不明白她们目前这副样子，怎么可能将我记忆中一百八十个电话号码都给炸光——包括自己家中的。还有地址。

王新莲和齐豫，是我的“制作人”，她们“制”我的歌词。

或说，当这两个妹妹承担下《回声》这张唱片的全部制作时，我以为，在音乐部分她们是在行的，至于文字部分的观念，她们管不到我。

还是没法忘记那歌词部分本身所遭受到的小劫。我看见自己一次又一次灯下涂写，第二三四日的整个下午，莲莲和齐豫跟我再度讨论更改。不然全部打回票——很无情的。

我看到自己在九个月后已然趴在地板上，莲莲蹲在我身畔，微笑的，说：“那你再想想，好，休息一下再想想，我们不逼你。”我生平第一次想得想逃到宇宙之外去——她们怎么不逼人？那时已经不能提笔了，都是用讲的。莲莲又再讲：“那你要把星星摆在哪里呢？”在她和齐豫问了一百五十次不同的摆法又不满意时，我说：“四——面——八——方。”她们一拍手，我知道这一句答得好的一刹那，脑子就炸掉了，住了十七天医院。

也因为那次的共同工作之后，使得莲莲和齐豫突然在南部变成小孩子的情况，令我不想再去再读她们。

九个月的时光里，等于差不多一年了。莲莲和齐豫工作起来那份不要命的狠劲，并不能吓倒我，在另一个角度上分析，我也有这种性情。可是小看了她们在文字上的极度敏锐和坚持，是我个人对她们掉了轻心。

她们表面上有一种伪装，使人觉得糊糊涂涂，散散漫漫，其实不是的。她们以歌唱著名也只是一部分事实，正如我的文字一样。其实我们的“余力”还可以活得相当多元化——包括做做家事、旅行、数钱、记住约会的时间、别忘了偶尔变成小孩子……当然，她们不会忘记音乐，正如我难以完全放下这枝笔相同。

在《回声》这张唱片中，莲莲挑去了我的一首歌词《远方》，由她担任配乐。我将那卷音乐带寄到维也纳去，给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。回信很快地来了，追问《远方》的编曲者是谁，说她好。

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想打个电话给莲莲的，后来匆匆离国，就此把自己变成了不再拥有回声的影子了。

再来就是去年了，华灯初上的天母街头，我看着前面一条迷你裙中的瘦腿，感到似曾相识，那人一回头，两个人都叫了起来，哗一下拥抱在一起。看着眼前的莲莲，容光焕发，

眼神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，同样一头短发却甩出了另一种精神。她喊着：“我们今晚不睡觉，要去爬山。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”我笑看着她，摇摇头，霓虹灯下的莲莲，被我看到一点点不红的胭脂，亮在她的脸颊上。

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莲莲递上来名片的一刹间，我“啰！”了一声，双手将它接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到一本书里去。这时候莲莲和她的朋友们开步走了，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。

我站在灯火下，含笑挥手、再挥手、又挥手，那首披头士的老歌：“我说哈啰——你说再见——”渗合着强烈的摇滚动感心悸，就在莲莲渐行渐远的长脚里纠缠了好几秒钟。

她和齐豫，加上我，曾经是共同谱作心灵旅途的朋友，而今竟也变成了一种比路人略略多了一些的风景，在生命中如此简单地穿过，没有留下太多不自然的情节。我觉得我们三个人，好棒。

我们挥霍过的功课，早已烟消云散，卖了个满堂红彩，好似都已不再是我们的关心。莲莲有了新名片，她当然仍在走下去，也必然在变化下去。

我没有照着她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。

前几天吧，我们兜着大圈子打电话，她打到我出版社，

出版社立即转告我，我打去 ICRT，滚石唱片公司却回了
我电话——莲莲。

很久不讲话了，又在电话里彼此叫闹了一番，莲莲说：
“我在尼泊尔爬山，看见你在一个小村落里涂的招牌，一
时太兴奋了，冲进那家小店去找——你，里面的人说你才
回去过——想想看——在尼泊尔地——看见你的中文——
地——开心死了——”

最后，莲莲说：“要出书了，我——写——的。奇不奇怪？”

我一点都不惊奇，想当然也的。

如果只是听她唱歌，想到她居然跨过界来写文章，一般
人或许不明白，而我不但明明白白尚且没有一丝意外。

在那“一起做功课”的时光里，早已领教过莲莲对于文
字应用的超级敏感和刹那间立即产生的联想，这一方面，仍
是她的世界，不过把那长脚轻轻伸了过来。

电话那边又在喊：“我跟你讲，我变了、我变了、变了好多。
唱片风格也变了，要不要寄给你听？”

第二天下午，一卷录音带悄悄埋伏在我的信箱里。撕开
信封一看上面的照片，不觉微微笑了。

说得没错，那站在天母街头的她——又变了。